

砺心涅槃

陈祖锋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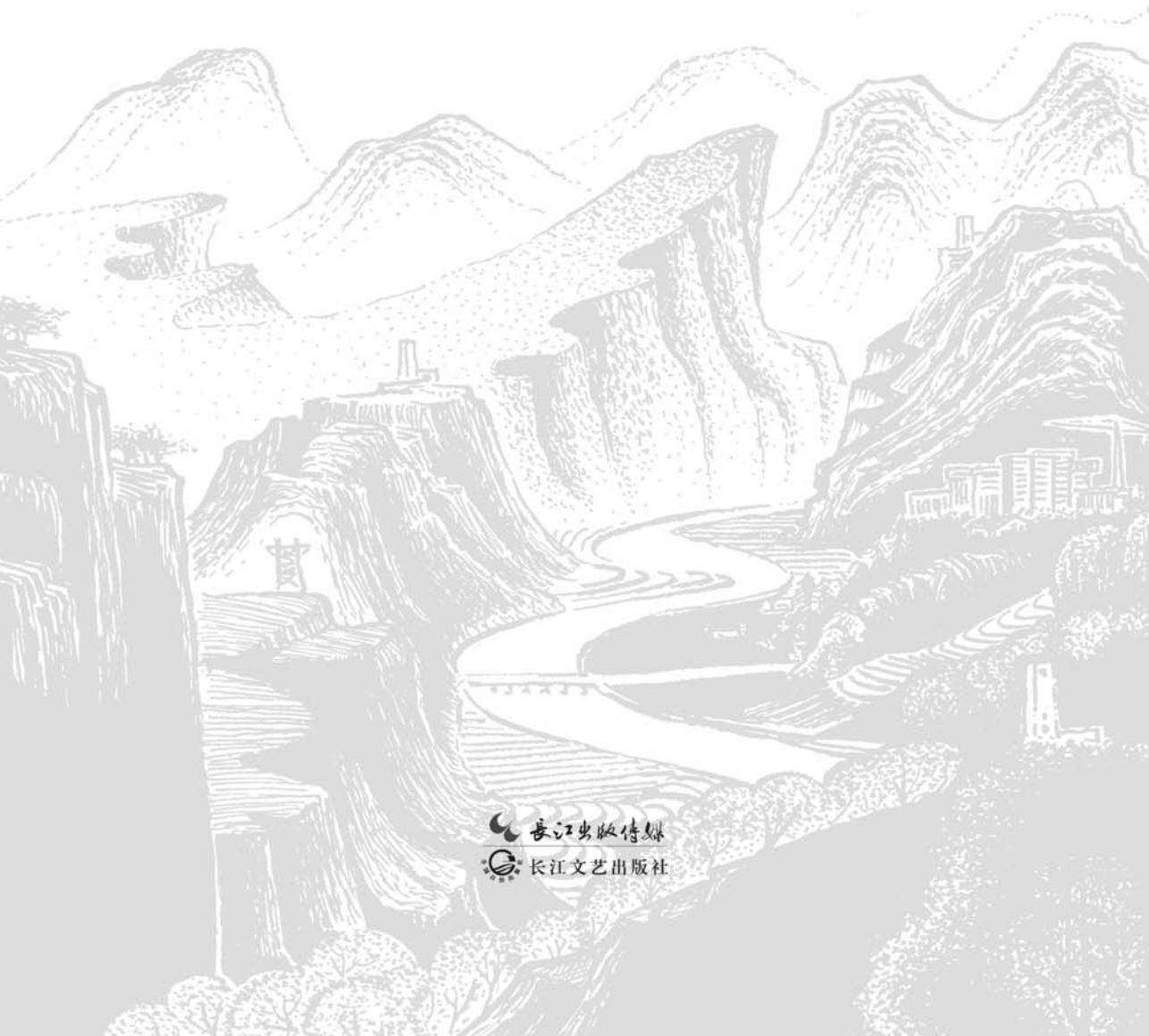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矿心涅槃

陈祖锋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矿山涅槃 / 陈祖锋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4.12
ISBN 978-7-5354-7620-3

I. ①矿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29983 号

责任编辑: 何性松 胡 璇
封面设计: 黄加法

责任校对: 陈 琪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今智和印艺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 毫米×980 毫米	1/16	印张: 17.375	插页: 2 页
版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		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	
字数: 208 千字			

定价: 39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当代改革题材长篇小说。

山南乡矿产资源丰富,个体老板争相掠夺,一些官员参股其中。县委书记秘书郑为涛出任乡长,看到矿区安全堪忧,环境破坏,便提出了改革的设想,却遭到了以张县长为首的保守派和多方势力的反对。矿老板何大万有恃无恐,盲目开采,血淋淋的矿难,让郑为涛和乡党委书记柯国胜下定了整顿矿山的决心。他们突破重重阻力,不畏威胁,在县委书记李丹明的支持下,大力开展矿业整顿,实行股份合作,使矿山走上了良性发展之路。同时,山南乡依托资源发展地面企业,经济社会和谐进步,面貌焕然一新,山南乡由此易名为矿山镇,一些基层党员干部成为了群众心目中的“新矿山”。

小说围绕矿山整顿这一主线,聚焦基层,关注民生,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,且将他们置身于波诡云谲的时代浪潮中,展现了一幅生动的改革画卷。

小说思想性、艺术性和可读性强,并可引发读者对生活、对改革、对社会的思考,是一部让人不忍掩卷的作品。

虚拟故事的真实魅力

——长篇小说《矿山涅槃》代序

刘富道

涅槃

1

KUANGSHAN NIEPAN

我想重复我早些年多次说过的一个观点,作为本文的开头:小地方有高人。小地方与大地方虽然是相对而言,但作为一个县级市,怎么说也只能算个小地方。长篇小说《矿山涅槃》的作者陈祖锋先生,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。读着朋友推荐的这部书稿,我不时感叹道,高人呀。

我同祖锋尚未谋面,我也没有掌握他的任何资讯,因此我的文章不会带上感情色彩,只是就文本谈文本而已。

从文本看,祖锋的优势在于,他对这一地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官场生态环境,似乎了如指掌。因此,他所编织的故事,他所采用的叙事语言,都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纪实性的特色。

这是一个关于改革博弈的故事。大凡改革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阻力。一般来说,阻力都来自相关利益集团或个人。我不想在这里复述故事情节,因为这部小说的内容提要,写得简洁而条理分明:“山南乡矿产资源丰富,个体老板争相掠夺,一些官员参股其中。县委书记秘书郑为涛出任乡长,看到矿区安全堪忧,环境破坏,便提出了改革的设想,却遭到了以张县长为首的保守派和多方势力的反对。矿老板何大万有恃无恐,盲目开采,

血淋淋的矿难,让郑为涛和乡党委书记柯国胜下定了整顿矿山的决心。他们突破重重阻力,不畏威胁,在县委书记李丹明的支持下,大力开展矿业整顿,实行股份合作,使矿山走上了良性发展之路。”所谓矿山涅槃,就是指改革在经历艰难曲折之后获得了突破。

这样一个故事梗概,当然符合一部小说构思的套路。再看这个套路的要害点在哪里?原来,矿山老板的有恃无恐,就因为官员参股其中。因此,我读这部小说时,一个叫作“套路”的词儿,不时出现在我的头脑里。我就这样想,作者在这样一个小地方,他或许有一官半职,或者就是一个纯粹的冷眼旁观者,他默默地关注着现实生活,破解其中的各种人物行为的套路。

他写得太逼真了。譬如说,郑为涛由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宋勇陪同,到山南乡任职,作者对见面会有一段精彩的描述。他首先不厌其详地描述二楼会议室桌椅的摆法,又描述召开不同会议时与会者的坐法,再特别交代“进门右侧有两把椅子,是书记、乡长的座位。”接下来写道:“柯国胜把郑为涛推到乡长的座位上,然后鼓掌,大家跟着鼓掌。柯国胜把宋勇让到自己的座位上,再拉过一把椅子,在宋勇旁边坐了下来。”我们不要小看这些描述,正是它展示出了官场的套路。柯国胜为一乡党委书记,应该与副部长算平级吧,而且年龄似乎比宋勇还大,资历也比宋勇还长,但宋勇是代表县委而来,因此柯书记将自己坐惯的座位让给宋勇,不只是礼节使然,更有对官场规矩和套路的遵循。这些细节的真实,恰恰是文学的魅力之所在,它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受。

官场的套路,并非都有成文的规定,很多仅仅只是约定俗成的规矩。本书在人物关系设计上,在故事情节编排上,都在这样的套路中,显得那么合情合理,鲜活而真实可信。譬如矿山老板何大万结识张县长,靠的是张县长的夫人引见。而他为了让张县长阻止矿山整顿,必须拉上乡党委副书记盛爵一起上门去,尽管他和张县长之间已经认识并且熟悉了。譬如说,县委书记李丹明要上省委党校学习三个月,按照相关套路,就意味

着将会有调动,于是张县长就有了觊觎书记位置的念头,山南乡党委副书记盛爵就萌生了靠张县长挪挪位置的指望。小说结局果然是李丹明升任黄阳市副市长。张县长与盛爵未能如愿以偿,不是套路出了问题,而是其自身背离了套路。在宣布李丹明上党校期间由张县长主持县委、县政府工作的会议上,张县长迫不及待地越界大谈党的建设,李丹明不得不出来救场,强调当前主要工作是抓好春耕生产和乡镇换届,这一切都让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看在眼里,无疑增加了对李丹明的好感,而对张县长的仕途投下了阴影。按不按套路行事,结果绝然相反,这就是典型的实例。

张县长对官场的一般套路其实也不是不懂。他的夫人汪子林,身为县环保局副局长,背着他从矿老板手上拿了干股,此事他或者真的不知道,或者知道而真不想知道,这就符合官场的套路。正是在干部职务变动敏感时期,汪子林因为环保工程问题东窗事发,贤内助吃干股的不贤之举,也牵扯到张县长头上,他被降为市里一个小局的副局长。如果不是搬走了这个绊脚石,郑为涛的改革之举,说不准还有变数。

小说刻画了欧才林和盛爵两个迥然不同的乡党委副书记形象。前者对山南多年没什么发展感到苦闷,亦无可奈何。但面对改革的潮流,欧才林却能顺势而为,先是接手分管招商引资工作,最后弃官从商。后者对身处的环境不甘心,在郑为涛初次去矿山时,何大万便接到了一个“告密”电话。何、盛之间有何关系?这就一下子吊起了读者的胃口。果不其然,盛爵是何大万“一条船上的人”,他的最终命运可想而知。

“尽管官场贪腐较为严重,但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。”作者对于这一理念,把握得十分精准。体现在文本中,县委书记李丹明、乡党委书记柯国胜,就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。李丹明对于矿山股份制改革,涉及领导干部的干股利益,非常明确表态不予支持。

农村青年刘大明以及他的几位同伴,代表了郑为涛实施改革的群众基础,他们为保护家园环境坚持不懈地抗争,甚至牺牲个人的利益。特别是刘大明,本来在深圳有好的工作,还有初恋情人相伴,毅然决然回到家

乡，待在家乡。作者在刘大明身上所用笔墨很多。由他牵扯到留在深圳的女友张兰，由张兰把一个封闭的山南乡与开放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。何大万的外甥女许翠眉在张兰缺席的情况下，对刘大明发起频繁的爱情攻势，最终成为赢家。而爱情失意的张兰，却掉进何大万的魔掌，失身之后再返深圳。作者精心编织的这些情节，从做小说的套路来说，显然丰富了故事的色彩，而我们的现实生活本来就在这些套路之中。

《矿山涅槃》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。作者把自己对改革的殷殷期许，寄托在了郑为涛身上，把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生活智慧，融汇在了郑为涛身上。郑为涛出征前往山南就职，看着车窗外的景色，情不自禁地吟诵唐代诗人卢仝的诗句：“春度春归无限春，今朝方始觉成人。从今克己应犹及，颜与梅花俱自新。”读到这里，我就开始在郑为涛身上，看到作者陈祖锋的影子，一个地方高人的影子，一个地方才子的影子。郑为涛应何大万之请题字，写下了“合理开采矿产资源，倍加珍惜民工生命”，让何大万面露窘色，这难道不是祖锋的鬼点子？小说恰到好处地引用了一些诗词、对联、警句、故事，表达了作者对改革、对为官、对民生的鲜明态度。譬如作者别出心裁地在李丹明办公室的墙上，挂上一幅宋代周敦颐《爱莲说》的书法作品，而且还是出自市纪委副书记之手，这就更加意味深长了。

其实，作为一个倡导并推动改革的典型人物，郑为涛远远算不上杰出的代表。他只是顺应时势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成功地向前走了一步。他的方式方法，也就是说套路吧，也未必那么高明。譬如说，他采用苦肉计拆屋，为引进企业提供场地，这个套路虽然管用，却实实在在是个下策。但反过来说，在乡村工作中，如果书生气十足，都像我们做文章一样周全，那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了。倒是这些不算高招的套路，更显得原汁原味，具有了独特的个性，还原了一个改革者的真实面貌。

读完这部长篇小说，我才知作者为其取名《矿山涅槃》的良苦用心。它不仅仅指矿山的巨大变化，更主要是针对敢于直面改革的基层干部而言

的。正如小说结尾李丹明所说：“依我看，你们这些党员干部也是一座座矿山，一座座耸立在群众心中的新矿山。”这既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憧憬，也使这部小说提高了“含金量”，值得咀嚼，耐人寻味。

长篇小说《矿山涅槃》，一个虚拟的故事，展示出真实的品格和魅力，为矿山改革题材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样本，或者说提供了一个套路。

（刘富道，一九四零年生。专业作家，文学创作一级。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党组副书记、文学院院长、《长江》文学丛刊主编。）



目 录

虚拟故事的真实魅力——长篇小说《矿山涅槃》代序	刘富道	1
矿山涅槃		1
名家眼里的《矿山涅槃》	夏冠英 江 雪	262
您就在我的故事里——代后记		263

矿山涅槃

一

一辆黑色“桑塔纳”缓缓驶出通灵县政府大院，穿过成文路、曙光路、紫阳路，再经过一个街道办事处地段，便进入了三全国道。但很快，车子就往国道的分叉处开去了。

这是乡下的路，来往的车辆少了，路面有些坎坷。县委组织部的司机老张全神贯注地驾驶小车颠簸着行进。

副驾驶座上，坐着一位脸型瘦削、蓄着平头、穿着黑色风衣、三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。此时，他在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车窗外的景色。

阳光尽情地挥洒，空气纯净了许多，路旁绿草萋萋，柳树婆娑，田野上，黄灿灿的油菜花一望无垠，微风吹过，油菜花摇曳生姿，农家房舍在这掩映中别有一番情趣，一派江南田园风光尽收眼底，其美景，让人联想到江西婺源。

春度春归无限春，
今朝方始觉成人。
从今克己应犹及，
颜与梅花俱自新。

透过车窗，看着那一幅幅乡村景色，副驾驶座上的年轻人不由动情地吟诵起唐代诗人卢仝的诗句。

他是一位乐观、豁达的人，遇事总能往积极的方面去想。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“太阳每天都是新的”，也因此，大学时代，他被同学戏称为“阳光小生”。

“乡下的工作跟城里比起来，没有规律，纷繁复杂，你以后还会不会总



是那么阳光呀？”他想起妻子说的话。

“农村的工作是要辛苦不少，但心态靠自己把握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都要始终保持美好的形象。”他嘴里这样回答，但今后能做到吗？都说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，他心里其实也没底。

他叫郑为涛。

他自小勤奋好学，高考以优异成绩跨入一类大学——海北大学。读大学时郑为涛是校报编辑，并一直笔耕不辍，在许多刊物发表了文学作品。但毕业后，他没有实现作家梦，而是走上了从政之路。

“读罢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，曾经记得那么多古诗，现如今能背全的不多了。”在后座上的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宋勇听罢吟诗，感慨地说。

“李白的诗倒是记住不少，我喜欢他的诗，浪漫主义色彩浓厚。”郑为涛说。

宋勇说：“杜甫的诗作关注百姓疾苦，直面现实生活，用现在的时髦说法是接地气，读来凄美戚戚，荡气回肠。”

“唐诗宋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，好比一对姊妹花，字字珠玑，争奇斗艳。‘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’，写得真好。”郑为涛感叹道，“可惜李煜不是一位合格的皇帝。”

“你爱好写作，到乡下以后不要把笔丢了，有时间还是要写写文章。”宋勇说。

“人总要有点爱好，这点修身的东西还真丢不得。”郑为涛笑道。

“到乡下工作以后，恐怕难得有写作的闲情逸致了。”忽然，坐在宋勇旁边的山南乡党委副书记欧才林说。

欧才林实际复姓欧阳，叫欧阳才林，也许是觉得四个字叫不顺口，大家习惯地把他喊成了“欧才林”。

宋勇瞅着欧才林那张与实际年纪不符的苍老面孔，说：“才林呀，你农村工作经验丰富，要多带带为涛同志，多给他打打气，不要给他制造心理

压力。”

“山南的工作确实不好做，我是实话实说。”欧才林颇为无奈地说，“过去‘杀鸡割卵，催粮派款’更是令人头疼。”

宋勇说：“现在，乡镇的工作条件比原来好多了，早年那才真叫差呢。”

“山南的条件比之前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现如今，多数乡镇都是新办公楼，我们乡呢，还是那个知青点。”欧才林说。

“干工作不是比条件优越与否，我们县委也是旧办公楼呢。”宋勇说。

“是呀，在那次常委会上，李书记说不建办公楼了，没想到常委们竟一致赞成。下乡工作条件差点我倒是不怕，只是以后的工作怎么搞，我心里还在犯嘀咕。”郑为涛回过头，对着宋勇和欧才林说。

“摸索一段时间就好了，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锻炼机会哪。你还年轻，要经过多方面的摸爬滚打才好。”宋勇鼓励道。

“我是害怕自己干不好。”郑为涛显得很认真地说。

说完这句话，他感觉脸发烧。当然，谁也没有觉察到，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反应。

“男人就要敢于担当，不要怕自己不行，不去做事更是辜负组织上的培养和信任。工作尽力了，就无愧于心。”他想起了一位领导对他说的话。

“乡镇的工作千头万绪，但要有畏惧心理。”宋勇向着郑为涛语重心长地说，“列宁说过，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

听了宋勇的话，郑为涛感到如沐春风。

上星期三，县委对部分乡镇和部门单位的主要领导任职进行了变动。县委组织部长提议，让曾给县委书记李丹明当过两年多秘书、时为秘书科科长长的郑为涛到山南乡担任党委副书记、代理乡长。对于郑为涛，常委们都觉得他表现很不错，再者，现在提倡任用学历高、年纪轻的干部，郑为涛也符合这些条件。所以，郑为涛的任职得到了大家的赞成。

通灵县隶属黄阳市管辖，拥有六十五万人口，下辖九个镇、一个乡，这个唯一的乡就是山南乡。有一名县委常委说，山南乡日子不大好过，工作

难度较大,是不是把郑为涛安排到条件好的镇上去。李丹明说,我们把年轻人安排到乡镇去,不是让他们去坐享其成,而是要让他们迎难而上,只有这样,才能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成长。

山南乡!知道这个消息,郑为涛当时的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。

“其实,在县委衙门工作不是挺好的吗?到一个穷乡去,我们夫妻还要两地分居,何必呢?”妻子王月霞说,“要么跟李书记说说,换到一个镇上去,不管是哪个镇,都比这个山南乡强。”

下基层工作,对郑为涛来说是喜忧参半:喜的是,这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,是自己的愿望,这次终于实现了;忧的是,山南乡是一个“贫困插花乡”,经济薄弱,干部福利待遇低,工作压力大。要是像妻子说的那样,能换一个乡镇就好了。

之后,李丹明亲自找郑为涛谈话。对于郑为涛到乡镇任职,李丹明是有顾虑的。他并不怀疑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能力,而考虑的是郑为涛是自己的秘书,尽管说举贤不避亲,可他总感到一丝不安。

“李书记,能不能把我换到其他镇上去?”想起妻子的话,郑为涛鼓足勇气说。

李丹明有点严厉地问:“怎么,怕在山南吃苦吗?”

“我……”郑为涛心里在埋怨妻子,我不该听你话的吧。

“没有条件,必须服从。”

李丹明话已至此,郑为涛自是不敢再言。现在,他必须表态了:“我服从组织的安排。”

“山南乡在省和北京有几位领导,他们有一种家乡情结,每次见我都要谈到家乡面貌,要求我们把他们的家乡建设好。再说,我们也应该把山南乡那顶穷帽子摘掉。这次安排你到山南乡去,你要干出成绩来。你跟了我两年多,不要给我脸上抹黑,不要辜负了组织上对你的殷切期望。”

听了李书记语重心长的话语,郑为涛显得颇为激动:“李书记,您放心吧,我会尽全力做好工作。”

李丹明说：“山南乡贫富悬殊大，政府穷，干部待遇低，不少农民穷，而百万富翁，甚至千万富翁据说也有不少。乡政府要注重和那些老板联络感情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，让他们支持家乡的建设。”

他踱了几步，接着说：“柯国胜书记政治素质过硬，在几个乡镇工作过，经验丰富，办事稳重，你要跟他配合好，跟他多学学，跟老干部、老同志多学学。”

“嗯，我一定虚心向他们学习。”郑为涛说。

李丹明说：“你要加强个人修养，做到清正廉洁。山南是矿产之乡，矿老板多，原乡长就是被他们拖下了水。你不要被矿老板的糖衣炮弹打中了，要好好学习中央反腐倡廉的精神，管好自己的嘴，管好自己的手和脚，正人先正己，不能越雷池一步……”

“嘎——”，车子驶进山南乡贵云村地段，忽然刹住了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郑为涛回过神来，问。

司机老张骂骂咧咧地下了车，欧才林也紧跟着下车。

乍暖还寒，在打开车门的一刹那，一股冷气倏地袭进车内。

透过车窗，郑为涛看见一群人在围观。他打开车门，准备下去看看，宋勇拦住他，说别去瞧热闹。

欧才林看到一只鸡被轧死在路上，司机在和别人谈赔偿价格。欧才林对那司机打了一个招呼，也就明白那车上坐的是谁了，但他懒得去和车上的人说句话，看来他和那人关系一般。

“不扯了，我们老板急着赶事。”司机拿出一张百元人民币塞到一名妇女手里，不耐烦地说，“行了吧？”

那妇女愣了一下：“找你多少？”

“不用找了。你们知道我老板是谁吗？”司机说罢上了车。

“老板是谁呀？你认识吗？”妇女刚才看见欧才林和司机打招呼，便问他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欧才林笑道。

人群慢慢地散开。一辆崭新带“88”尾号牌照的“奥迪”轿车刷地往县城方向飞驰而去。

大家知道，坐这种车、挂这种吉利牌照号的车主绝非一般人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郑为涛问上车的欧才林。

欧才林没有马上回话，天太冷，刚才下车，他的手冻得冰凉。他搓动着双手，说：“何大万，我们乡的矿老板，车子把一只鸡轧死了。”

“何大万，我听说过这个人。”宋勇说。

“牛人一个。”欧才林说。

郑为涛问：“赔偿多少钱？”

欧才林不屑地说：“他穷得只有钱了，一只鸡一百元。你看，他又换新车了。”

“我看你有点仇富。”宋勇笑道。

“这里有一些人富得流油，但是还有的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。”欧才林说，“富人不把我们干部当回事，我们干部也拿穷人没办法，工作很难做呀。”

宋勇说：“你厌倦山南了？”

欧才林说：“不是厌倦，是苦闷，苦闷的是山南总是那个样子，多年来没有什么改变。”

郑为涛笑道：“欧书记，我们要一起好好干，把这里变个样呀。”

你年轻，我就要船到码头车到站了。欧才林心里这样想着，但没再吱声。

二

传说从前有一座山，高峰上长出一棵青松，直插云霄，有欲与天公试比高之势。玉帝闻之，命天兵天将将其砍掉。没料想，那青松却重新生长且更加高大。玉帝又命雷公出阵，一声炸雷，便劈成了一座山峰，故而名

为“雷公山”，此山神秘诡异，陡峭险峻，因界域不清而无主开发。山南乡因位于雷公山之南而得名。

今天的山南乡政府颇为热闹。

乡办公楼是一幢二层楼房，据说是当年知青下乡时所建，虽然年久了，但经过一番简单的修葺，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办公场所。去年春，做了一堵围墙和一个门楼，乡政府就形成了一个院子，内有篮球架，大家下班后可以运动一下，还有花坛，红红绿绿的花草点缀着院子，不再像以往那么单调了。

乡政府门楼上，悬挂着一条大红横幅，“热烈欢迎郑为涛同志来我乡工作”。

乡镇政府各部门的干部职工大年初七就上班了。往年，他们都是初八上班的，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，今年提前上班一天。他们参加的第一个会议叫作“收心会”。尽管县政府办公室每年这个时候下发文件，要求干部们尽快淡化节日气氛，迅速开展工作，但其实，这时候干部们多是在互相走动，拱手拜年。元宵节过后，乡镇的工作才正式铺开。

已经十点多了，怎么还没到？山南乡党委书记柯国胜抬头看了看办公室墙上的石英钟，心里这样想着，便走了出来。

柯国胜在乡镇已有二十三四年的工作经历，两年前，从金桥镇镇长的职位上调来山南乡担任党委书记。他一副国字脸，皮肤黝黑。对此，他笑说，我皮肤是在乡镇晒黑的，待人的心可是敞亮敞亮的呀。

“才林，你们到哪里了？”柯国胜拨通了欧才林的手机。

“到胡港了。”手机那头的声音。

“大家都在候着呢。”

柯国胜一边打着手机，一边走进了朱建安办公室。

朱建安是分管工业的副乡长。他在山南乡工作了五年时间，去年春被组织部门考察过，拟调任另一个镇上任镇长。孰料山南乡发生了一起矿山安全事故，一位本地人死亡，其家属闹得凶，影响不好，结果，朱建安因分管责任，他的提拔在县委常委会上未获通过。